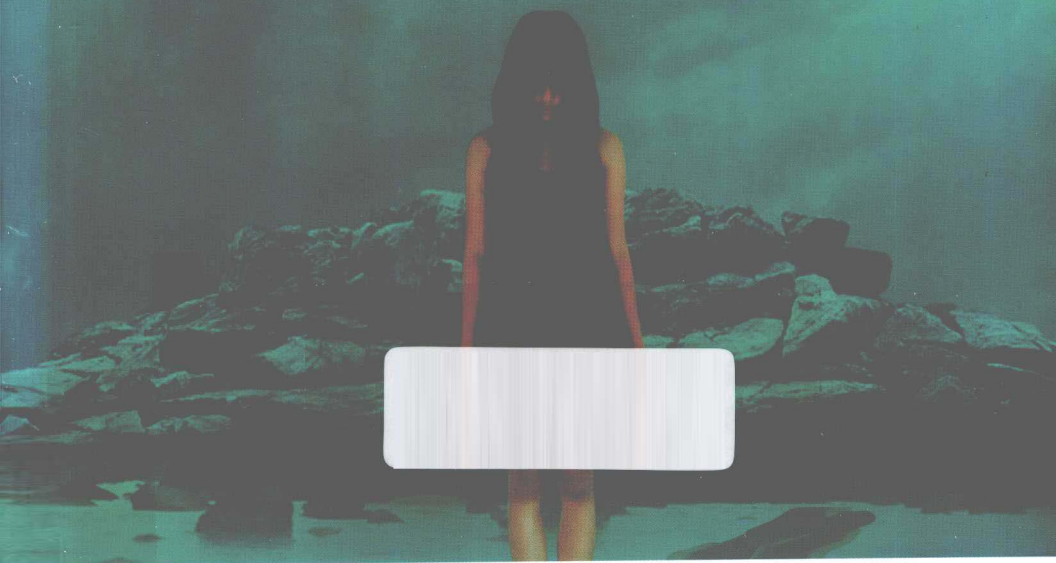


无人荒岛，幽灵现身……  
夜半时分，是谁召唤了死神？

HUANGDAO  
YI SHIJIAN

# 荒岛异事件

青子 著



**中国版《无人生还》，一场名副其实的死亡游戏！**

**80后悬疑鬼才青子，再推“困兽”题材力作！**

**无处可逃，直击你心灵深处的恐惧！**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HUANGDAO  
YI SHIJIAN

# 荒岛异事件

青子◎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荒岛异事件 / 青子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 
2013. 4

ISBN 978-7-219-08234-8

I. ①荒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01087 号

---

监 制 白竹林  
策划编辑 梁凤华  
责任编辑 梁凤华  
责任校对 张雪芹 周娜娜  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---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 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 
邮 编 530028  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  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  
印 张 9  
字 数 200千字  
版 次 2013年4月 第1版  
印 次 2013年4月 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234-8/I·1622  
定 价 26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引子

漆黑的天空，漆黑的海水。巨浪拍击在沙滩上，冒着白沫，发出怪兽一般的怒吼。光是听这声音，就足以令黄芸心惊胆寒了，她从未见过这么震撼而凶险的场面，如果不是心中那股求生的念头支撑着，她只怕早就瘫倒在地了。即便如此，她也不敢在沙滩上行走，而是选择离海边远一点的礁石堆，好像海里藏着什么怪物，会随时冲出来吃人似的。

此刻，她已经沿着海岸线走了很远，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，仿佛经历了一场时空穿越——夜里还在自家床上睡着，醒来就在这个地方了。最初的惶恐过去后，求生念头支撑着她站起来寻找出路，可是数个小时以来，她走过的地方只有荒草和乱石，没有人，周围漆黑一片，唯一的亮光是投射在远处水面上的月光，海面那么遥远，加上一直走来的海岸线的弧度，使黄芸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是在一座海岛上，更要命的是，这极有可能是一座无人荒岛。

越往前走，她心中的绝望感就越强烈，几乎快要迈不开步子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奇怪的响声从她对面不远处的灌木丛中传出来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走动。黄芸心头一颤，

本能地停下脚步，仔细听去，竟像是人走路的节奏，很慢很慢，方向是朝自己这边。

一种不好的预感从她心中升起来，她想到逃走，但终究没有，而是眼睁睁看着近处的树枝晃动，然后，一个人影分开树枝走了出来。

借着月光，黄芸大致看清了来者的相貌打扮，但她情愿不要看见，因为她看见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幽灵：身穿深色长袍，头上戴着与衣服连在一起的连衣帽，脸色白得像石灰，瞪着两只漆黑的没有眼珠的眼眶，嘴唇半张，森森尖牙露在外面，最要命的是，它的肩膀上还扛着一柄大得有些夸张的镰刀，刀刃在月光下泛着幽幽寒光。

它一步步朝着她这边走了过来。

黄芸腿一软瘫倒在沙地上，全身颤抖着，勉强用双手撑地，想要站起来逃跑，但两条腿仿佛陷在沙地里拔不出来。她缩在地上哭泣了一阵，继而又挣扎着起身，朝那个来自地狱的幽灵望去，泪水朦胧间，它已经越来越近了……

早上八点刚过，吴健波就被新婚妻子张莫莫叫起来，吃完酒店的免费早餐——两个馒头一碟小菜一碗粥，酒店抠得可以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游玩的兴致，离开酒店后，两人兴冲冲地赶往附近的一个旅游码头。乘船出海，是他们这次旅游计划的一部分。

夫妻俩都是内地人，说来惭愧，两人长这么大都还没有见过海，所以婚后他们果断把蜜月旅游定在了H省的一个海滨城市S市。为了避免拥挤，他们特意错开了十一黄金周，十月底才启动旅程，到了S市果然游人不多，乘车和住酒店也都方便，夫妻俩按照网上的旅游攻略——体验下来，除了吃海鲜被小宰了一回，整个游玩过程都很轻松愉快。

旅游码头不大，没什么值得看的东西，人也不多，夫妻俩直奔海岸，寻找载客出海的游船，结果几家船运点都关着门。一打听才知道，这座小码头的游船只做旺季的生意，十一过完，游人渐少，这些赚得钵满盆满满的船家就歇业干别的去了，想乘船出海就得到大码头找航运公司的正规游船。

“那明天再说吧，我们先在这海滩上转转，然后去逛海鲜

市场。”

老婆发话了，吴健波当然遵从，两人沿着沙滩信步走着，脚下有无数不知其名的小螃蟹跑来跑去，手指甲大小，却移动飞快。两人小心翼翼盯着脚下，生怕自己一脚下去踩死几个，偶然抬头，见前方海边停着一艘中等大小的船，周身漆着白漆，很新很漂亮，船舱不算很大，里面有一排排的座位，吴健波直觉认为这应该是一艘游轮。

船舱里坐着一对游客模样的男女，男的看上去三十多岁，是个胖子，女的则只有二十出头，两人很亲热地聊着天。外面船头甲板上，坐着一个戴遮阳帽的汉子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只露出一个下巴，戴着麦克风，应该是这艘船的船夫，他盯着吴健波两人打量了一会儿，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：“出海吗？”

“去哪呀？”张莫莫问。

“红花岛。”

“红花岛，”张莫莫重复了一遍，“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红花岛是一个私人承建旅游景点，面积五平方公里，岛上有各种珍奇植物，奇峰怪石，景色宜人。五十块钱一张通票，上岛不收钱，岛上有餐饮、酒店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岛上过夜，想回来下午也有船，不再收钱。一天就这一班船。两位要不要考虑一下？”船夫语速飞快，显然这段介绍是一早背熟了的，只是他嗓音粗糙——也许是麦克风的音质不好，说话含混不清，听上去给人一种做作的感觉。

吴健波有点不放心，往周围看了看，问船夫：“为什么只有你一艘船去？”

“旺季过了，一个码头只留一艘船，别的码头也有我们的船。”

“那什么时候开船？”

“座位只有十个，人满就走，绝不超载。两位要是不想干等，就在附近转转，等人满了我招呼你们。”

吴健波转脸去问妻子：“怎么样，去吗？”

“去呗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海岛啥样的呢。”张莫莫有点兴奋。

付钱的时候，吴健波想起一件事，问船夫：“这什么岛，离岸远吗？”

“我们是特快游艇，三个半小时就到地方。”

吴健波不知道三个半小时是什么概念，想问他船的时速，张莫莫却在旁催他去买点零食，待会儿到船上吃，夫妻俩于是离开海岸，来到码头附近的一家小超市。张莫莫买了一大堆吃的喝的，结完账，收钱的老大娘问他们：“两位去哪呀，中午吃海鲜吗？我家后院有饭店，海鲜全野生的，鲍鱼十二块一只，海参二十五块，再没有比我们家实惠的了。”

张莫莫朝她笑笑，“不了，我们要去红花岛。”

“哪儿？”

“红花岛，您不知道吗？”

老大娘摇了摇头，“好多海岛都被私人租去了，胡乱取名字，谁知道哪儿是哪儿。”

从店门口正好能看到海滩全貌，张莫莫伸手指着那艘白色的游轮说：“就是这艘船，去红花岛的。”

老大娘伸头看了半天，喃喃道：“没见过啊，是艘新船，谁家的？”



她一个本地人不知道，夫妻俩更不知道了，他们道别后往海岸走去，路上张莫莫说：“我说怎么在网上没看到过‘红花岛’这名字，连当地人也不知道，多半是个新开发的景点吧。”

“嗯，可能是私人投资建的，景色一定不会太好，不然早出名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就是想体验一下在海岛上的感觉，哪怕荒岛也行。”

“那你就留在岛上住好了，我一个人回来。”吴健波吓唬张莫莫道。

“好啊，我去做现代版的鲁滨孙，在岛上住个几年回来，一准出大名了。”张莫莫不服气地回道。

夫妻俩手拉手朝游船走去，这个时候阳光明媚，两人对即将到来的岛屿之行充满了憧憬，在他们想来，红花岛应该是一个绿树红花的地方，那里风景怡人，远离尘嚣。这些其实都没错，绿树红花都是有的，但是岛上还有一样东西是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的，那是——

幽灵！

船夫粗糙的嗓音从腰间的扩音器里传出，这时候船已发动，行驶在茫茫海上，船上加上船夫一共坐了十一个人，没有空位了，开船前还有一对情侣想上来，宁愿坐在地上，但被船夫以超载不安全为由拒载，大伙因此对船夫颇有好感，船开起来不久，便都缠着他讲解有关红花岛的情况。

“这座岛以前叫幽灵岛，那时候这一带还没封渔，有不止一个上过岛的渔夫都说岛上有幽灵，吓人得很，这个岛就再没人去了。两年前我们老板把它租下来，建成度假区，去年才开始对外营业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它，不过的确是个世外桃

源一样的好地方。”船夫坐在驾驶舱里，戴着麦克风，说话时头也不回。

闲来无事，张莫莫发挥女人的本能，观察起同行的旅客：坐在她前面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三十多岁，上唇留着一撇林子祥那样的小胡子，看着挺有风度，像个搞艺术的。他的旁边是他的女伴，跟船夫一样戴着个宽边帽，还加了一副大墨镜，看她这身打扮，张莫莫情不自禁想起谍战片里那些美女间谍，只是看着柔弱了点，从上船到现在，她好像一句话没说，小胡子偶尔跟她说句话，她也只是用点头或摇头回应。她跟小胡子看上去不像情侣或夫妻，张莫莫正在揣测二人的关系，冷不丁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，在她肩膀上拍了一下。张莫莫回过头去，看到一个男人的笑脸，顿时愣住了。

“莫莫，真的是你，太巧了！”

“你……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哈哈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你又怎么在这儿？”不等张莫莫回答，男人已将手伸向一旁的吴健波，“你是莫莫老公？我是她大学同学，我叫陈生。在这里碰上你们真的是巧得很啊！”

确实太巧了，巧得有点匪夷所思。吴健波记得，先前他们买完东西回到船上时，这个自称叫陈生的人已经坐在船上了，靠在坐垫上好像在睡觉，脸上罩了一件衣服遮阳，把脸也挡住了，夫妻俩谁也没有注意到他。

吴健波虽然感到不对劲，还是伸手同他握了握，自报姓名，寒暄了几句，张莫莫找到空问陈生：“你在这是来做什么？”

“过来休假呗，我有个亲戚在这边住，我以前没告诉过

你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张莫莫表情有点冷。

“哦，我休假没事，就过来转悠转悠，没想到碰到你们，还是在一条船上，哈哈，真是他乡遇故知啊！对了莫莫，你们这次是来度蜜月吗？”

张莫莫点点头，没作声。

“不好意思，你结婚那天，我出差在外，没能喝杯喜酒……”他将目光转到吴健波脸上，嘴角挂着微笑，“听他们说，你在一家俱乐部里教网球，真了不起。”

“哪里。你呢，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在青岛，医院穿白大褂的。”

“哦，医生，很好啊。你一个人出来？”

“对，一个人，不像你们成双成对的，让人羡慕。”

这句话有点酸，让吴健波隐约意识到什么，随便敷衍两句，便把他交给张莫莫。他俩毕竟是同学，张莫莫就算再不想说话，礼节总是要有的，于是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吴健波饶有兴致地欣赏着海上风景，这时候船已开了很久，往四个方向都看不到岸，只有白茫茫的水面，好像升腾起来的雾气，虽然没什么风浪，他还是感到一阵阵心惊，情不自禁地抓紧身上的救生衣，一边纳闷道：“怎么没看到一艘船，连渔船也没有呢？”

“这一带都是禁渔区。”前座的小胡子回过头来说，“从十年前就开始禁渔了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吴健波点了点头。

“刚才听说，你是网球教练？”

“是的，以前是运动员，脚踝受了次伤，状态不好，退役

了。”吴健波笑笑。

“真可惜。我从小就是网球迷，那时候喜欢阿加西，他退役后，我就成费德勒的球迷了，不是因为大家都喜欢他，而是他球打得确实好啊！”

“一代球王，前无古人，可惜老了。”

“是啊，一代新人胜旧人，你对当今网坛的形势怎么看？”

网球是吴健波的本行，分析起来头头是道，小胡子也是资深球迷，这样的两个人碰在一起不容易，聊得很是热切。那边，张莫莫称晕船，靠在椅背上休息，不再跟老同学聊天，陈生面带微笑端坐在座椅上，好像干了一件什么得意的事情。他的同座是一个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的帅哥。提前交代一下，他叫蒋小楼，此行是一个人出来，虽然上船之后没跟任何人说过话，但出于职业习惯，他一直有意无意地观察着周围的旅客们，包括船夫，发现了不少有趣的事情。

船夫说的没错，游轮行驶飞快，将近三个钟头的时候，正前方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抹黑色，随着船的行进，这黑色逐渐变大，变成绿色。船夫通过扩音器告诉大家，那儿就是此行的终点站：红花岛。

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，大家就岛屿的话题聊起来，不知谁提到《鲁滨孙漂流记》和《荒岛余生》，引发讨论，这时船夫给出一个话题：“如果换成你们，在一座什么都没有的荒岛上能长期生活下去吗？”

回答七嘴八舌，但表达的观点基本一致：这种远离人世的地方只适合偶尔前来度假，不适合定居，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地方住久了，人会性情大变，会疯掉的。

“上帝是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。”一句话吸引了所有人的

目光，说话者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，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很瘦，打扮得很质朴，沉静的表情下隐约透着一种宗教式的悲观。

“别不相信，我们都需要上帝。”她接着说，“上帝只会考验你，不会伤害你。”

吴健波和妻子互相看了一眼，撇了撇嘴，他们相信其他人也和他们一样，不明白这个女人为什么突然说出这种话，她看上去更像一个性情寡淡的基督教修女，而不是一个游山玩水的旅行者。

## 2

岛上没有码头，船夫直接将游轮停靠在沙滩上，然后指挥大家下船。

“看到那边的树林了吗？”船夫给他们指着方向，“请大家往那边走，穿过树林走过去就是游客中心，那儿有免费导游，会带你们参观岛上风景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导游，我的船就在这儿等着，下午三点准时开船返回内陆，如果有想今天回去的旅客，在三点钟之前过来就可以。”

游客陆续登岸，边赏玩着海岸风景边往船夫指引的方向走去，只有蒋小楼坐在船上没动。

船夫透过后视镜看着他，“先生，你怎么不下去？”

“我有点晕船。”蒋小楼回答，“想坐着歇会儿。”

“那你更应该下去走走，游客中心好像有卖酸梅汤，对晕船管点儿用。”

蒋小楼跳下船，往岸上走了几步，忽然回过头来，问船夫：“你就在船上坐到下午三点钟？”

“我要睡一觉再说。”船夫说着，往长长的驾驶座上躺了下去，“再见，玩得开心。”

前面旅客们边走边看，速度很慢，蒋小楼很快就追上他们。十个人，好像是来自一个旅游团的成员，结伴走进船夫指给他们的那片树林。里面树木茂盛，都是一些南方常见的灌木，不高但是枝叶密集，地上堆积着厚厚一层树叶，阴湿处长着一些菌类。

“不知道游客中心有没有游览车，靠双脚走完一个岛的话，也累死了。胡旺，这里应该有游览车的吧？”

说话者是小胡子的女伴——那个戴遮阳帽和墨镜的女子，声音倒是很好听。小胡子随口回答：“这么大的地方，应该有的吧。”

“可是，怎么除了我们没有别的游客？”

“也许……”胡旺左顾右盼，“好的风景都在岛的那边，现在是淡季，人少也是正常的。”

从树林出去，是一片上坡的草地，没什么风景可看，大家都以为游客中心就在土坡那边，谁料走到坡顶后，往远处看去，居然一座人工建筑都没有：土坡的左边是一片辽阔的植物林，以花为主，各种颜色的花都有，间或还有一些树木，看上去不像是人为种植的结果；往右边看去，地势逐降，花逐渐少了，只有稀稀疏疏的一些高大的树木，再往右边则是一片礁石堆，目测看，最高有二三十米，那边似乎还有什么东西，只是被挡住看不见了。海岸在很远的地方，之前听船夫说岛有五平方公里，谁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，现在亲眼看见，岛屿之大，差不多超过所有人的预测。

“游客中心呢？”有人叫起来，“不是说出了树林就是游客

中心吗？”

经过讨论，大家怀疑游客中心在丛林或礁石堆的另一头，但距离太远了，谁都不愿过去，最后一致决定回去找船夫，让他过来带路。十几分钟后，这些人回到最初上岸的地方，结果全傻眼了：船夫和载他们过来的游轮居然不见了！沙滩上有泊船留下的痕迹，说明他们没有找错地方。

有人眼尖，看见远处海面上有个芝麻大的黑点，大声叫起来：“那是我们的船吗？”

“这一带没别的船，八成是他，这人怎么走了？”张莫莫心里闪过一丝不好的感觉。

“大概是回去接客人了。”吴健波回答。

“接客人？不是说一直在这等到下午三点钟的吗？”

吴健波耸了耸肩，“这些人的话哪能信，他还说岛上风景多好呢，不也就这样吗，商人都是唯利是图的。”

他没有注意到，旁边一个胖男人的眉头皱了起来。

“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，我们还是自己去找吧，先找到游客中心再说。”一个戴眼镜的看上去很斯文的男青年说。他也是自己一个人上的船，由于都是独自出行，年纪又相仿，他一直跟蒋小楼结伴同行，他自我介绍名叫周平，来自广州，是个律师。他接着说：“树林那边不太好走，我们就沿着海滩走，说不定还快一点。”

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，一行人沿着沙滩往岛屿另一端走去。大伙边走边谈笑风生，有的还在捡贝壳和捉螃蟹，可能只有蒋小楼一个人感受到了异样的气息，他一路上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形，越走越觉得不对劲，但他素来不喜欢当众表达观点，尤其是周围全是陌生人的时候，直到吴健波代他

道出心中的疑问：“奇怪，怎么看不到一个人工景点和建筑，连人也没有一个？”

“是啊，是淡季的缘故吗？”张莫莫接过话头。

“淡季也不会就我们十个游客吧，”吴健波说，“那干脆关门好了，还做什么生意，我看这事古怪得很。”

没人能道出个所以然来，于是继续前进，直到被先前看到的那片礁石堆挡住去路，想过去得离开沙滩，从礁石堆上面翻过去，大伙犹豫起来要不要过去，这时队伍中那个胖男人指着最高的一座礁石说：“有没有人不怕高的，爬上去看看游客中心在哪个位置，咱们好直接过去，不用这样到处乱走了。”

“我来吧。”吴健波说完，把背包解下来。

张莫莫有点不放心，劝道：“你腿伤刚好，别逞能。”

“这又不高，没事。”

不愧是运动员出身，尽管受过伤，吴健波身手还是很矫健，三两下就爬到礁石堆顶上，往四周望了好一阵子，然后才下来，他的表情明显有了变化，摊着两手说：“没有游客中心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什么？”张莫莫问，“看不见吗？”

“不是看不见，是根本没有游客中心，我什么建筑都没有看见，明白了吗？”

张莫莫愣住，喃喃说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

为了验证吴健波的话，周平自己也爬上礁石，大家都在下面等着，很快他下来了，表情很是凝重，“确实什么都没有，我想，这是一座荒岛。”

“怎么会?!”胖男人第一个叫起来，“是不是游客中心地势低，被树林什么的挡住了看不见？”



“一目了然，哪都看得见，一座建筑物都没有，我们上当了。”

“上当，上什么当？人家为什么要骗我们？”

胖子的女伴——那个二十出头的姑娘，蒋小楼留心胖子叫过她的名字：卢云。她边翻着手机边说：“也不知道这家公司的电话，我看还是找警察吧。”然而很快她就把手机放下了，噘着嘴说：“糟糕，没信号。”

“这什么地方，有信号才怪。”有人回答。

“那怎么办，我们就在这等船回来？”卢云说，“如果船不来了呢？”

“为什么不来，难道把我们丢在这地方不管？这可是犯法的——非法限制人身自由。”周平说道，法律是他的强项。

大伙本身就走累了，确定礁石那头没有游客中心之后，再懒得往前面走了，于是就地坐下，等待游轮回来，好找开船的人问个清楚。尽管在岛上遇到的怪事很多，大伙对自己的处境却无多少担心，相信游轮早晚会来的，因为开船的人实在没有理由把他们留在这座荒岛上不管，不然就是犯罪，他又得不到什么好处——应该不至于为了几百块所谓的“门票费”才这么干吧？况且来时有人搭船还被拒载了，这不符合一个唯利是图的骗子的行径。

最初的一两个小时，还有人在海边玩耍、捡贝壳。但船久久不来，大家渐渐感到不安，一个个在沙滩上坐下，望着空空的海面发呆。蒋小楼心中的阴霾越来越重，快三个钟头了，他视线能及的海域内始终没出现过一艘船，这说明小岛位置偏远，与外界毫无联系，假如他们等的这艘船永远不来的话……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